

詩
經
傳



Z424.9
19
:11

法文書

十一
期日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四月一日

第十一冊目錄

黎士弘	一
張遠公詩序	三
徐巨源榆溪集序	五
伊易庵先生傳	七
謝志尹孝廉墓誌銘	十
陳國政	一〇
宋靖康論	一三
徵君陸巨石傳	一五
尤侗	一七
鴈聲賦	一九
採蓮賦	二一
淚賦	二三
悲秋風	二五
梅花賦	二七
閩雞檄	二九
寓陳大司空書	三一
湘中草序	三三
宋荔裳文集序	五一
漁洋山人集序	五六
倚聲詞話序	五九
吳虞升詩序	六三
李笠翁閒情偶寄序	六六
三十二芙蓉詞序	七一
梅村詞序	七四
東軒小草序	七七
金陵懷古詩序	八一
消夏詞序	八四
蒼梧詞序	八六
名詞選勝序	九〇
鄭山啓詩序	九四
蕭樓集序	九七
于鐵樵使越詩序	一〇〇
送韓中丞還朝序	一〇四
朱翁九十壽序	一〇八

宋既庭五十壽序	一一三
命論	一一八
西山移文	一二六
牛馬問答	一二三
戒賭文	一四〇
六橋泣柳記	一四五
水哉軒記	一五一
揖青亭記	一五三
西堂銘	一五五
西施墓誌銘	一五八
大悲庵碑文	一六一
祭吳祭酒文	一六五
自祝文	一六八
祭詩文	一七八
告陸靈長文	一七五
哭湯卿謀文	一八五
遺亡友湯卿謀書	一九六
洞庭十景詩跋	一九一
題唐子畏傳後	一〇三
黃宗會	一〇七
劉瑞當先生存稿序	一一五
小剡山堂詩餘敘	一一九
論杜詩注	一二九

地氣	二二一
病農說	二二二
記劉瑞當所藏平津侯印	二二五
縮齋記	二三三
縮齋後記	二三九
怪松記	二四三
祭陸文虎文	二四八
亡弟司興黃君權厝志	二五一
王卣一傳	二五九
王玄趾先生傳	二六四
郭棻	二七一
請復詞林互轉之例疏	二七三
請停部郎中互陞之例疏	二七七
遵諭陳言疏	二八一
廣鼓鑄行寶鈔以助軍需疏	二九六
請嚴剔直省蠹吏疏	二九八
請疏進士之選法疏	三〇一
請卽旗兵疏	三〇二
請選拔貢監生疏	三〇七
請禁私圈民田之弊疏	三一〇
纂修大清一統志表	三一六
策畧一	三一九
策畧二	三二五

策畧四	三四二
策畧六	三四八
策畧七	三五四
策畧八	三六〇
策畧九	三六五
答多學士書	三七一
顧庶常書經稿序	三七三
畿輔通志序	三七六
保定府志序	三八二
賣古董說	三八七
偶然齋說	三九一
麓山園記	三九三
薰風亭記	三九五
創建上谷五賢祠碑記	三九八
淶水縣創建社學記	四〇三
纂修郡志記	四〇八
甲申保定府殉難記	四一三
范文肅公傳	四二四
申涵光	四四一
與朱錫鬯書	四四三
辭辟舉書	四五九
畿輔先賢詩序	四五三
文集自序	四五九

劉文烈公傳	四五六
楊方伯傳	四六三
殷仲泓墓誌	四七二
王清有詩引	四七八
周容	四七九
池魚賦	四八一
秋雪賦	四八四
舞鶴賦	四八七
與張詞臣言水利書	四九一
答黃子潤論字學書	四九八
復許有介書	五〇二
厚志論	五〇八
宜興甕壺記	五一一
徐天池畫記	五一五
春酒堂記	五一九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白惠風先生家藏古卣記	五二二
神宗皇帝御書記	五二八
七賢過關圖記	五三二
髮冢銘五	五三五
髮冢銘七	五三八
髮冢銘八	五三九
里中睢陽祠碑	五四〇

芋老人傳	五四六
柳敬亭序	五五五
許龍文序	五五一
陸嘉淑序	五五四
孫宇台先生遺集序	五五七
一經堂詩鈔序	五六一
王夫之	五六三
老莊申韓論	五六五
種竹亭稿序	五七二
讀陳書書後	五七七
耐園家訓跋	五七九
船山記	五八三
觀生居銘	五八六
自題墓石	五八七

黎士弘

黎士弘（一六一八—一六九七）字愧曾。福建長汀人。十四歲補博士弟子員，三十六歲中舉人。康熙元年任廣信府推官，爲政清廉，聽斷精明，人稱『黎青天』。康熙七年，任江西省永新縣令。康熙十年春，陞鞏昌、甘州司馬，曾請撫軍上奏，免除舊丁額徵數百畝，減輕百姓負擔。後陞任常州知府，適逢吳三桂煽亂，邊陲震驚，又提陞爲洮岷副使，後留甘山道，因平定吳三桂戰亂有功，又提陞爲布政司參政。以詩文聞名，被徐世溥、錢謙益推崇爲『海內名士』，馮之圖稱其爲『汀南異人』。著作有《托素齋文集》十卷、《仁恕堂筆記》三卷等。

張遠公詩序

記歲遠公時，則在丙戌之夏。時遠公佩印綬總帥江上，從難壁間望見遠公顏色，纓等終軍來駟馬，從千乘，璧玉萬人，每傳一語，班聲雷動。人頗監遠公，予亦謂少年生能將軍乃爾。繼卒卯入都門，因家仲宣嚴得與遠公及遠公之弟蔚生訂交，共席舍者六月餘。後秋事失意，各南北去留。遠公兄弟獨送予都城三十里外，執袂掩泣，不能成聲。自是或兩年一見，或三四年一見，莫不醜酒賦詩，殷勤握手。而鎮重難別者，則戊戌遠公滇南之行也。時遠公病甚，為國事，不敢辭。親朋一哭，匹馬孤城，浪浪兩袖，寧敢屈指記憶。與遠公他日再見何所，相對何時乎？再六年，遠公入蒼梧，過章江。聞予在會城，急馳平悟，為停舟十日乃去。相見泣然，悲喜逆至。嗟夫！與遠公幸皆少壯耳。此十五年中，日月遷移，人事往復，不知其幾。而吾兩人雖南北分隔，猶復促膝微憚，不忘往昔。感城頭賦別之難，則何能不流連于此會也？解縲之夕，出詩三卷，遺予點定。且謂所益，予將何以益遠公哉？大抵遠公之詩，悲涼之性，生而有之，而最後漠然行間諸篇，相似杜公入蜀所最難者。當遠公角命疆場時，固不知其能詩，即吉詩人謂遠公故為索舉，如曹景宗與會偶然耳。近遠公服習理道，為善不棄，所為脫人于難，出人于險者，若惟日不足。若干也。少暇，閉戶一經，固不能帶劍紫毫，與士卒

爭一旦而躋踏半職。求所為起弊扶衰者。又無所短長。且平昔記憶文章之高而嚴。
未嘗無一字堪為故人道者。是予覩遠公行裏。予將求師遠公不得。予將何以皿遠
公哉。遠公行矣。益抵蒼梧行萬里路。其道愈遠。其作詩之日愈長。其可以脫人之難
出人之險者。事益眾。日月而過。式遄其歸。一杯亭畔。九股松邊。予將為遠公洗盡唇
和。獨還憶辛卯與遠公連牀吮筆時。君弟蔚生。子弟宣晨。皆各倡于和汝。無間晨朝。
今宣嚴守。每春而蔚生。守劍閣者萬里。近者數千里。無由對宇。望衡相為。憇悅而
遠公又將即次都門。文章進退。朋友兄弟。離合繫散之間。幾如夢寐。所為因序。遠公
之詩。而不覺更於茫茫百端交集也。

(清宣統元年石印本《國朝文匯》甲集卷十)

徐巨源榆溪集序

予猶及見巨源先生也。乙未丙申間，家弟宣巖領南昌，予因得與巨源為後進交。每深談古今治亂之原，及文章離合之故，言終夜不止。時巨源大言謂今海內人士能為古文辭者，漢陽李文孫、共卿兩人耳。予逡巡不敢置對。歷今十年所矣，官趣浮沉，二毛見白，曾無一言足以表見當世。巨源之知我，誠未然。然心感巨源之言，則未嘗不汗流浹背也。巨源故公卿子，年未二十，名滿天下。其為文淵泓渟博，原本六經，他言古文者，半皮毛優孟。巨源獨得其風神於蹊徑之外，其筆其舌，又足以副之。

西江善言者莫之先也。性好调笑刺謔。一言間出。里巷爭傳。使其人終身不能解脫。以故愛憎巨源者各半。巨源死而其生平所著作。幾不免李王孫投諸溷廁之疑。然定論自在終。不能使之不傳。嗟夫。古文之衰久矣。箋疏傳序。即古人之時文也。自士攻制舉之言。遂有古文時文之別。仕宦者既忙不克為。鴻才駿生。有志于古者。又不暇為。賴此一二擗落失意之人。以自寫其悲往懷來之感。而為之有工有不工焉。又有傳有不傳焉。自非卓絕一代。安能聲施不朽哉。記丁酉秋。曾携巨源近稿。見周元亮先生。先生一見。聾威曰。徐君當不免。當時頗怪其言。不為信。是冬。巨源果死於盜。無憲之談。遂成信讖。傷哉。徐子之死也。遺文未出。算非後死者之責乎。鯉溪集陳子伯璣。題刻於南昌。今蕭子孟昉。又搜其遺稿。補之。尚有餘稿。存質子。子翼季子。所當並歸之孟昉。巨源一困頓諸生耳。遺世多故。流離不得志。饑寒老死。不見恤於人。又其性設罵刺謔。足以速尤府怨。今死未數年。而其片紙隻字。故人後進。爭欲出之。以報巨源地下。然則人亦自為其可傳者而已。寧與一時軼毀譽爭久暫也哉。

(同上)

伊易庵先生傳

寘化之伊為望姓，代有聞人。和平今宗邵先生尤著也。先生名克夫，宗邵其字。晚庚疏易庵。九歲能屬文，同舍生有他稿，各不欲示人。先生一覽，輒背誦無遺，塾師驚異之。

謂是郎雖年少。豈久棘下者。補諸生。每試高等。隆慶間。應拔貢入大學。闈試數不利。詣選人。得江西南康之星子縣。縣瀕湖。貧瘠為一郡最。先生詢民疾苦。力為蘇息。性剛直斷。郡有大獄。悉以屬先生。間修復紫陽。白鹿洞。規進諸生講業其中。所賞識如胡應台。但條元。但啟元。王澤。皆先後成進士。以外艱去。星子士民爭肖像祀之。服闋。補粵東惠州和平。和平固盜藪地。名象洞。復炳崇山。界連三省。每盜起。則廣東福建江西近邑。皆被蹂躏。有大盜。嘗搆吉凶險聚衆。當事議合勦。無成局。先生謂用兵須速。曠日遲久。竭財渾貨。賊不時平。民力先盡矣。忽輕騎挾卒。直抵賊窯。令卒先傳呼。縣官至。羣盜出不意。迎拜馬首。先生坐定。手指曰。若等知縣官來意乎。羣盜曰。不敢。先生曰。若等據尺寸地。僨抗大師。聚鳥合之羣。無數月之糧。官兵合圍。旦夕釜魚耳。縣官父母心知。若等迫縛寒誠。不忍立視。就死地。肯一旦悔過。縣官雖文弱。力能丐若等生。不則縣官今來。止一騎一卒。一聽若等之所為。羣盜叩頭號呼曰。不敢。我等固知必死。但上官多不信言。反覆如公閒。誠民等曷敢有二心。指誓天日。不敢負公恩。一矢不加。黨羽解散。終先生任。無有一盜。敢睥睨行路者。方次第上先生功。而先生以末疾求去。當事難其請。先生卒行其志。致政歸。所得士胡應台。仕為漳南道。伏謁階下。執弟子禮。先生終不以貧故為故人乞升斗。故相晉江李文節公。當國為先。

生同年生人雅知先生故特爲起故宮。先生力辭免。使游家食。將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一。先生坦懷樂易。與人接惟恐傷之。至事所不可。則義形於色。所著有廬山集。卷藏於家。教子弟皆有法基。在高棟上芝窯。子姓千指。多業儒。嘗孫周篤行。能文。與余善。

黎士宏曰。觀伊先生撫盜一事。大類孔公編。隆慶間。鏞守高州。巨盜鄧公長據茅洞。鏞發詣洞招撫。士民爭厄。鏞行。鏞不可。竟挾四卒抵賊窯。往復間導。公長遂降。飯虎。伺獵。首質所戒。納降如臂火積薪。小不慎。遂至燎原。不復可收拾。明之已。事足警矣。若孔公與先生者。非信義素結於百姓。又克觀變審機。而欲身當不測。僥倖就功名。庸有當哉。攷孔公踐歷清華。仕至少司空。而先生僅以一令終。位不償功。君子有餘。歎焉。嗚呼。法令牛毛。盜賊多有。不聖民爲盜已足。化盜爲民。我未多見也。先生足以傳矣。

(同上)

謝志尹孝廉墓誌銘

瑞金李康謝君，號鷗，名行，有名當世。書升之日，予忝為分考官，事予也最親而謹。卒於戊辰，得年僅五十。予過其家，哭之慟，諸孤重撓等泣而謂銘，蓋遠巡不忍執筆，算有期，諸孤再申前請，語益悲，乃拭淚而志之曰：嗚呼！此故孝廉志尹謝先生之墓也。君謝姓，諱聘，字志尹，庚號莘園。先籍維揚，元時達祖宣郎官虔之興國，因家焉。明洪武初，始遷瑞金為望族。高祖乾道起家恩恩縣令，恩恩生元璇，元璇生長震，皆隸庠序，長震儒者，守義不屈于盜學者私鑑為義烈先生，義烈生二子，次為君父命，娶鍾孺人，是生孝廉。孝廉有異徵，七歲侍曾大父讀易，至天極生兩儀，君起問太極，又為誰生？曾大父奇其意，徧贊賓客，謂他日大吾門者，必此子也。家固世貴，遭寇變，遂中落。君嘗為予言十八九歲時，從南州先輩伍公達可學，登出暮歸，半虛脫而往，夜就同舍生映鐙而讀，同舍生謂飯後宜少閒適，毋遽高誦，能傷人，不知某尚未當晨炊也。其寒苦力學如此。應童子試學使楊公兆魯，亟賞君文，拔第，一歲癸卯，遂舉於鄉。年纔二十有六，甲辰公車北上，禮部吏誤落君名，不得與試，事聞，令

皇上赫然震怒，疑為怨家殺抑，從邸舍中急索君，值君先期出都，遣吏部員外郎刑畢，馳驛召君赴闈，質對，裁削諸司事官籍，立授君官。有以乘時建樹說君者，時贈公

偕行。父子間私相勉戒。謂我輩出處自有本末。若憐人干進。何以仰對神明。詣部立白司事官無他。寔出史胥一時絃誤。司事官概行免罪謫。又奉旨開軒特試設主考分考如例。當事故以微疵乙君卷。君亦無幾微見顏色。初進寒生。一旦遭逢異數。名動至尊。旁觀者擬君責在旦夕。而君秉道直躬。儼然守三公不易之介。繼六上春官不第。詣銓部試高等。當除大令。需次就選。而君沒矣。君饒經濟。邑有大事。就君計。片詞立解。甲寅乙卯間。聞變起汀。協將劉應麟據城以叛。瑞金去汀。纔七十里。城日夜朵頤。猝擁眾萬餘度頤。男女趨避不暇。君設計多方。應麟竟結營郭外。卒保合邑無恐。又密約紳士。告急贛城及附近甯都守將。各馳師援勦。應麟亦遂遁歸。君沒之日。喪車就道。邑人欲撤市改服。報君恩萬一。亦可知君德在人。而邑人感君死。生如一日也。君性孝友。周給三黨。不以有無為解。贈公病累年。君侍湯藥。不去左右。事母夫人。依依如孺子。及君疾垂殆。母夫人就席摩撫。猶強起為好語。安慰曰。兒病無害。不三日即起矣。獨私語醫者。吾病必不治。幸母語吾兒。恐傷老母心。悲夫。恐一旦不諱。重傷母心。而卒不能延有盡之生。終遺太夫人以無窮之戚。謂德可以回天。徒虛語耳。君學期於近道。才足以濟時。曾不得一竟其用。遂使齋志而亡。此予所不忍銘君。而又不忍不銘。終欲其君有傳于後世也。君生崇禎戊寅五月十一日。卒庚